

MEGGIE TAYLOR

梅森探案  
MEISENTANAN

伪造的眼睛

倾斜的蜡烛

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 著  
群众出版社



# 伪造的眼睛 倾斜的蜡烛

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 著

王秀珍 木子 李蕾 译

群众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伪造的眼睛；倾斜的蜡烛 / [美] 加德纳 (Gardner, E. S.) 著；王秀珍，木子，李蕾译。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2005.1

(梅森探案)

ISBN 7 - 5014 - 3340 - 2

I. ①伪…②倾… II. ①加…②王…③木…④李… III. 借探小说 - 作品集 - 美国 - 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2519 号

## 伪造的眼睛 倾斜的蜡烛

---

原 著：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
译 者：王秀珍 木 子 李 蕾

责任编辑：鲁玉容

封面设计：王 子

责任印制：王铁珊

---

出版发行：群众出版社 电话：(010) 67633344 转

地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：100078

网 址：[www.qzcbs.com](http://www.qzcbs.com)

信 箱：[qzs@qzcbs.com](mailto:qzs@qzcbs.com)

印 刷：北京京安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：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：325 千字

印 张：14.25

版 次：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 S B N 7 - 5014 - 3340 - 2 / I · 1403

印 数：0001—5000 册

定 价：26.00 元

---

群众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，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## 内容简介

### 伪造的眼睛

“我将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！”这是梅森对他的秘书德拉的承诺。为达此目的，梅森不得不调查一项挪用公款案，不得不隐藏重要证人，不得不找到丢失的玻璃眼，不得不侦破两起谋杀案，不得不……

### 倾斜的蜡烛

一柱普通的撞车案引出了一件诈骗案，而诈骗案又演变成了谋杀案。诈骗的实施者死在了梅森当事人伯班克的游艇上，而去过游艇的人又各怀鬼胎，案子陷入迷途。案发现场的一支倾斜的蜡烛引起了梅森的注意，他由此开始破解这个似乎理不清的谜团……

WEI ZAO

DE YAN JING

# 伪造的眼睛

王秀珍

译





# 第一章

清晨的阳光穿过窗户，照射到佩里·梅森的私人办公室里。他背对着阳光，看着一堆堆尚未回复的信件皱了皱眉头。

“我讨厌这种办公室的日常事务。”他说。

他的秘书德拉·斯特里特看了他一眼，冷静而又镇定的目光中暗含着一丝诙谐。她的笑容是宽容的。

“我猜测，”她说，“刚办完一场谋杀案，你就想再接一个了。”

“谈不上什么谋杀案，”他对她说，“是在陪审团面前的据理争斗。我喜欢戏剧性的谋杀审判，因为原告律师会出其不意地对我进行轰炸，当我思索不定时，我还得琢磨着如何走下一步棋……玻璃眼的家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彼得·布鲁诺德先生，”她说，“他在外边的办公室等你呢。我告诉他你可能把他的案子委托给助手。他说要么见你要么谁都不见。”

“他长的什么样？”

“四十来岁，浓浓的黑色鬈发。他与众不同，仿佛遭受了什么不幸。他是你会选他当诗人的那种人。他的表情有点特别，显得诚挚而又敏感。你会喜欢他的，而他又是给你生意的人，如



果你要是问我的话——他是一个浪漫的梦想家，要是他觉得环境需要他去做，他会一时激动而去杀人的。”

“这么快你就能看出这只玻璃眼吗？”梅森问道。

“差远了。”她摇了摇头说，“我一直以为只要看到假眼就能识别出来，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布鲁诺德先生的眼睛有问题。”

“关于他的眼睛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有一套完整的眼睛——一只早晨用——一只晚上用——只有点儿充血——一只……”

佩里·梅森捶了一下拳头。他的眼睛放出了光芒。

“德拉，把那捆信件拿开，”他吩咐，“让那个玻璃眼进来。我为遗嘱争议斗争过，为诽谤、移情别恋和个人损伤诉讼过，但是我从未有过关于玻璃眼的案子，这将是我着手的地方。让他进来。”

德拉·斯特里特笑了，默默地走向通往会客室的门，想要见佩里·梅森本人的客户都在这里等着呢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。

“彼得·布鲁诺德先生。”她说着，笔直地站在门口。

布鲁诺德经她而过，大步走向办公室，直奔佩里·梅森，伸出了他的手。

“非常感谢您亲自见我。”布鲁诺德说。

律师握了握手，好奇地盯着布鲁诺德的眼睛。

“知道是哪一只吗？”布鲁诺德问。

梅森摇了摇头，布鲁诺德笑了，坐下时把身子往前靠了靠。

“知道你忙。我就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吧。我把我的名字、地址、职业以及所有需要的都给了你的秘书，因此现在我就不啰嗦了。

“我从开始讲，把整个事情告诉你。不会占用你过多的时间。你对玻璃眼了解吗？”

佩里·梅森摇了摇头。

“好吧，我来告诉你。做玻璃眼是一种艺术。在美国能做玻璃眼的不会超过三四十人。要是眼窝没有损坏的话，好玻璃眼与自然眼没什么差异。”

梅森靠近看了看他，说：“你的两只眼睛都在动。”

“我的两只眼睛当然都在动。我的眼窝没损坏。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动作是自然的。”

“然后呢，”他接着说，“人的眼睛在变化。白天的瞳孔比晚上的要小。有时候好眼睛也会充血，可以有多种原因，比如开车长途旅行，失眠或喝醉。我通常是喝醉后眼睛充血。我对我的眼睛很在乎。因为你是我的律师，我才告诉你。我应该把真相告诉我的律师，要不然，跟你说关于残废眼的事就没什么意义了。我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呢。”

“我有半打眼睛——一些是完全相同的，一些用于不同的场合。有一只眼睛做成了充血的，做得好极了。前天晚上出去狂欢的时候我就用了。”

律师慢慢点了点头。“接着说。”他说。

“但是有人偷了这只眼睛，并且用一只伪造品替代了它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布鲁诺德哼了一声。“我怎么知道的？”他惊叫着，“用我获悉事情的同样方法。如果别人偷了你的狗、你的马，用杂种狗或无用的老马来替换时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他从衣袋里掏出个盒子，打开盖子，皮袋子里有四只假眼睛。

“随时带着？”梅森好奇地问。

“不。有时在小兜里随手带一个额外的。有一个鹿皮小兜，这样眼睛就不会磨坏了。旅行时我就把皮夹子放在包里，不出



去时就搁在橱柜里。”

他取出一只玻璃眼，把它递给律师。

梅森把眼睛放在掌心，若有所思地盯着它。

“相当不错。”他说。

“才不是呢，”布鲁诺德反驳道，“做的差极了。瞳孔有点变形，人们所说的虹膜也不规则，颜色不均匀，血丝太红了。对于充血的眼睛而言，好的血丝应当有点黄……看看这只眼睛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眼睛了。当然，不像我给你的第一只充血的眼睛，但它是一位专家制作的。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。它的颜色好一些，配得比较均匀，瞳孔也比较正常。”

审视着这两只眼睛，梅森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“这不是你的眼睛？”他问，用食指敲了敲充血的眼睛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在哪儿找到的？”

“在我的那个皮夹子里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”律师问道，“有人把你充血的眼睛从这个夹子中拿走，然后又放了一只假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任何人做这个的目的可能是什么？”

“这正是我想知道的，也是我来这里想要查明的。”

律师不解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来这里查明？”他问。

布鲁诺德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他把声音放低，说道：“要是有人偷我的眼睛想对我不利呢？”

“到底什么意思？”

“眼睛是个人的事。很少有人会有相同颜色的眼睛。人造眼睛如果做的好的话，与艺术家的绘画一样，在工艺风格方面具

有独特的一面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。可能会有六位艺术家画一棵树，所有的画都看起来像这棵树，但每一棵具有自己的特点，这正是艺术家的点睛之笔。”

“说下去，”律师说，“把其余的也告诉我。”

“假设，”布鲁诺德说，“想让我不利的人偷了我的一只眼睛，把伪造的留给我？假设有一项犯罪，比如盗窃或者也许是谋杀吧，把我的眼睛留在犯罪现场？我得费尽口舌给警察解释我不在现场。”

“你认为警察会认出你的眼睛吗？”律师询问说。

“当然，如果用正确的方法着手。眼科专家能够说出订做这只眼睛的人，他能识别出这种工艺。警察可以与他联系，把眼睛拿给他看。那个人一直给我做眼睛。他看一眼就会说：‘彼得·布鲁诺德，华盛顿街三九〇二号。’”

律师目不转睛地看着。

“你认为，”他慢慢地问，“你的眼睛会留在谋杀现场吗？”

布鲁诺德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点了点头。

“你想让我确认一下？”律师问。

布鲁诺德又点了点头。

“一场谋杀，”佩里·梅森问，“你是无辜还是有罪？”

“无辜。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你应该相信我的话。”

“想让我做什么？”

“给我某种避免责任的方案。你是刑事辩护律师，你知道警察工作的方式，你也知道陪审团的想法，你懂得侦探破案的途径。”

梅森在宽大的老板椅里前后慢慢地晃了晃。



“谋杀发生了吗？”他问，“还是将要有谋杀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对你而言，花一千五百美元得到一个使你免于危险的计策值得吗？”

布鲁诺德慢慢地说：“这得看计策有多好了。”

“我觉得很好。”梅森告诉他。

“不只很好，应当非常完美。”

“我想是完美的。”

布鲁诺德摇了摇头说：“没有完美的方案。我脑子里反反复复想过。我半个晚上都睡不着，想要找出解决的方法。没有任何办法。如果警察照着我说的方法着手的话，是可以认出那只眼睛的。明白吗，这不止是认出眼睛后证明我无辜的问题。它是一个不想让警察认出眼睛的问题。”

梅森抿了一下嘴唇，慢慢地点了点头。“我想我明白了。”他说。

布鲁诺德从钱包里掏出一千五百美元放在佩里·梅森的桌子上。

“这是一千五百美元。”他说，“绝妙的办法是什么呢？”

梅森把那只充血的眼睛递给布鲁诺德，把另一只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把钱拿起来叠在一起。

“如果，”他慢条斯理地说，“警察先找到你的眼睛，那么他们就会照你说的方式查找并识别这只眼睛。如果他们先找到另外的眼睛，就会尽力去识别那只眼睛。如果他们又发现了一只眼睛，那么他们就会去识别它。如果他们发现你的眼睛时是第三只，那么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和前两只没什么差别。”

布鲁诺德迅速地眨了眨眼睛。“再说一遍。”他说。

梅森慢慢地说：“要是你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的话，会明白

我的意思。你的眼睛的问题是做得太好了。它是一件工艺品。既然你对玻璃眼有所了解，你懂这点。只要不发生引导他们朝这个方向注意的事情，警察是不会知道的。”

布鲁诺德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光芒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”他问，“你是……”

他的话音渐渐变为沉默。

梅森点了点头。

“这，”他说，“正是我的意思。我要一千五百美元的原因也在这儿。为这事我得花点钱。”

布鲁诺德说：“或许我能省一些……”

“你，”佩里·梅森告诉他，“绝不会知道的。”

布鲁诺德伸出手，紧紧地握住了梅森的手。

“兄弟，”他宣称，“你聪明！简直太聪明了。这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主意，一晚上我都为这事着急呢。”

“秘书有你的地址吗？”梅森问。

“有，华盛顿街三九〇二号。在那里有一个做零散工作的房子，经营汽车部件，像活塞圈儿、衬垫之类的。”

“自己的还是为别人干？”

“自己的。我讨厌为别人干活。有许多年我曾是销售人员。我在乱哄哄的火车上旅行，因为吃不好的食物把胃都伤了，替那些呆在家里拥有生意的滑头赚了不少钱。”

他意味深长地眨了眨他的玻璃眼。

“我是在一九一一年的一次火车事故中把眼睛损坏的。你可以看到我头一侧的疤痕——在事故中我失去了知觉。我在医院呆了两周，在我记起自己是谁之前又过了一个月——失去了记忆。事故使我失去了眼睛，从而破坏了我的生活。”

梅森同情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吧，布鲁诺德，有情况的话



和我联系。要是我不在办公室，你就给我的秘书德拉·斯特里特打电话，和她谈。她是我的心腹，知道拜访我的人的所有业务。”

“她能守口如瓶吗？”布鲁诺德问。

梅森笑了。“百般折磨，”他说，“都不会从她那里得到一个字。”

“用钱如何？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阿谀奉承怎么样？要是有人向她示爱呢？要知道，她是个女人，这类事情对她有巨大的吸引力。”

梅森摇头的同时皱了皱眉头。

“担心与你有关的事吧，”他说，“我来为与我相关的事情操心。”

布鲁诺德朝着他进来时的门的方向走去。

“你可以，”梅森说，“从另一条路出去。这扇门直接通向走廊……”

他的私人电话铃声不停地响，只好中断了说话。他把听筒拿到耳边，听到另一端是德拉·斯特里特的声音。

“头儿，这儿有一位贝莎·麦克雷女士。她弟弟和她在一起——哈里·麦克雷。他们好像有点激动。她不告诉我业务的性质。她一直在哭，而她的弟弟有点粗暴。他们看起来大有可为。你要见他们吗？”

“好吧，”他告诉她，“我马上见他们。”然后把听筒放回去了。

布鲁诺德在走到离门还有一半的距离时说：“我把帽子落在外边的办公室了。我得从那个方向出去。”

他转向外边的办公室，突然停住了，说道：“嗨，哈里，你这个家伙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

梅森迅速地大步走过办公室，把布鲁诺德外衣的肩膀抓住，

把他拽了回来。“你在这儿等着。”他说，“这是律师办公室，不是俱乐部。我不想让其他客户看到你，也不想让你看到其他客户。”

他把头探出门，说道：“德拉，把这个人的帽子拿来。”

德拉·特里斯特把布鲁诺德的帽子拿来时，梅森示意她把门关上。

“他是谁？”他问布鲁诺德。

“不过是小麦克雷。”他说，装出随意的样子。

“认识他吗？”

“略知一二。”

“知道他要来这里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知道他要在这里干什么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是什么使得你脸色发白？”

“我的脸色变白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小麦克雷对于我无关紧要。”

梅森把他的手放在布鲁诺德的肩膀上。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你可以从这扇门出去，而且……天哪，你这人，你像一片树叶在颤抖。”

“只是紧张。”布鲁诺德说着匆匆离开，冲向可以通往外边走廊的门，“那个麦克雷男孩对于我无关紧要，但看见他让我有了……想法。”

他踏入走廊，话说到一半就突然停止了，身后的门咣的一声关上了。

佩里·梅森转向德拉·斯特里特。



“马上把德雷克侦探事务所的保罗·德雷克叫来。”他说，“在我有空见德雷克之前，让那两个人等着。告诉德雷克到走廊这边的门来，敲门即可。我会让他进来的。”

她急速走向外边的办公室，对等待的那两个人说：“梅森先生忙着呢，但他一会儿会见你们。”

佩里·梅森点了一支烟，开始在办公室里斟酌着踱来踱去。当通向走廊的外门响起敲门声时，他还在踱步。梅森把弹簧锁向后按了一下，打开门，朝一位高个子点了点头。这人的眼睛木然，嘴角呈现出滑稽可笑的表情。

“进来，保罗，”他说，“听一下这件事。”

律师从口袋里取出布鲁诺德给他的玻璃眼，递给了保罗·德雷克。

侦探好奇地审视着。

“对玻璃眼了解吗，保罗？”

“不太了解。”

“那么，在不久的将来你会对此知道很多。”

“好吧，没问题。”

“去巴尔的摩旅店，订一个房间，查看一下分类登记本，找一个人工眼睛批发商。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你是外来的经销商，你有一位顾客，他想要六只充血的眼睛，与你将派人送去的眼睛一样。给他一个假名。说你来自偏远的城市，而且在生意上刚起步。

“批发商会储存大量的眼睛。它们不会像专家订做的那么好。据我所知，就像从裁缝那里订做的西服与更为便宜的一套成品之间的差别一样。但是，批发商可以有这样的眼睛，然后把这些一模一样的眼睛充血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——把这些一模一样的眼睛充血？”德雷克问。

“在外边加上血丝。他们用红玻璃做。如果他们认为你将是未来很好的客户，就会迅速为你做好。给他们这样的印象，你是来自某个偏远城镇的新商人。”

“这些眼睛多少钱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——可能一只十到十二美元吧。”

“你不想让我去那里亲自与经销商谈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不想让他知道你的长相，我也不想让他能够查到你。用假名在旅店登记，给经销商假名，尽量不要让人看到。给服务生的小费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。行李不要太多了也不宜过少。只是那种普通的客人，如果后来有人调查你时，没有人会记起你。”

保罗疑惑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律师。

“会有人调查我吗？”他问。

“有可能。”

“我会触犯任何法律吗，佩里？”

“没有我帮不了你的，保罗。”

“好吧。我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马上。”

德雷克把眼睛放进口袋，点了点头，然后朝门口走去。

佩里·梅森拿起电话，告诉德拉·斯特里特：“好了，德拉，我要见麦克雷女士和她的弟弟。”